

结束了旅行,我们和女儿在一个很小的火车站分别。她送我们到这个车站,我们乘火车去机场,回中国,过两天,她直接从这儿回巴黎,继续她的学习、生活。

她站在绿栅栏的外面,看着我和她妈妈。我们朝她挥手:让她先回酒店。她朝我们挥手:等我们上了车她再走。她人小小的,隔着这距离,更是小小的。我们这样挥着手挥了好一会儿,火车来了,我们上车了,我站在车门口又朝她挥手,火车开了。

火车开得不急,车厢里人不多,我们安放好箱子,尽量无所事事般从容,箱子蛮重,其实箱子里没有装多少东西,远远不到航空公司规定的重量。我们现在远行去哪儿,箱子的重量都是不到规定重量的,可是还总感到它蛮重,因为能够提的重量轻了。手上、腿上、心里,一切的分量,都是由年龄称的,我们总是在称的时候,才蓦然看见了秤杆上的年龄数字,想起了自己原来已经是另外一支队伍中的人,屏着气拎一把,或者请求年轻者帮着拎一把,满怀感激地说谢谢谢谢,几乎每一条路上,每一个车厢的入口、出口,幸亏

还总会有一愿意帮了拎一把的年轻者,我曾经也是这样年轻的拎一把者,而且非常热心、主动,直到如今,明明已经看清楚了秤杆上自己的刻度,仍旧还是热心地想为需要的人拎一把,搭一把,它是一种自然心,脚下总因此轻盈许多,秤杆上的数字像是减少了。

而现在,只要和女儿在一起,无论是刚从温泉酒店到车站,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重量总是被她抢在手里,她推着走,拖着走,甚至把它们拎到楼上。我很心疼,她很固执,女儿是心疼我们,它是长大的标志。她三岁的时候,我们为她买了一架钢琴,七八个朋友、大学同事,哎哟哎哟把它抬到三楼,抬进房间,她站在旁边看着,不知道这是抬着一个多么重的东西。她现在知道重了,她要独自抬起重,不让我们累。人长大后,心也会变重。看着她独自为我们抬起,我们的心里更重。重很难一言而尽,需要千言万语。

我对她妈妈说,繁繁应该乘上回酒店的车了吧?她妈妈看着车窗外,不说话,神情里全是母亲的不舍得,印在玻璃上,模糊,湿润,天空飘着细雨。

上海的夜空美丽而迷幻,最美的不是星星和月亮。

星星很少,多半时候看不到它们,或者在看到它们之前,我们已经被楼群与街道之间闪烁的霓虹所吸引。而月亮,则在楼群间穿梭,月光与灯光,月亮与街灯,几无分别。当它们同时出现在手机取景框时,显得那么虚假,前者简直是对后者拙劣的模仿,以至于认为一切都是人工之物,科学发明。八月中旬那天晚上,你坐在阳台或者站在河边,努力去寻找月亮,重建与农历生活的联系。遗憾的是,总有飞机从月亮边飞过,那明晃晃的、硕大的、顽固的钢铁,击碎你稀薄的诗意。那些残存的意象与诗句,“婵娟”“玉盘”“冰轮”“桂魄”“银汉”“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碧海青天夜夜天”……如同无枝可栖的飞鸟,在城市的夜空游荡。它们再也

依然是美丽的,最美的是飞机。

每当夜幕降临,喧嚣渐小,飞机浮现。最初它们是鲨鱼,在城郊的天际游弋,缓慢而优雅,乖巧而安静。暮色如水弥漫,浮云如浪,天空逐渐退隐为深海。它们再次经过你视野的时候,如同一只只闪闪发光的鲛鳃鱼,射出长长的光柱,试探着前行。更多的装扮成星星,潜伏在暗处,小的如萤火虫,大的如栉水母,明灭如鬼乌贼。夜空如此生动,危险又充满诱惑。

数星星的孩子,最后都在数飞机,凝视深海。这是他们童年的夜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意,相信他们的文字和心灵能够驯服这些仅仅属于他们时代的“怪物”,化为美丽的诗句和回忆。

8月17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松野诚也向义乌细菌战史实陈列馆捐赠了一套日军野战用便携式手术箱和一个外科手术包。他提出,这些赠品要和他手书的《日中不再战》一文一起展出。松野君在接受采访时一再提到,2002年我带他到崇山村,他在林山寺前看到一块石碑,碑文记叙的崇山村细菌战鼠疫灾难,令他痛心。20多年后,他再度来到崇山村,当年与他共度春节的原告老人们都已离世,令他伤心。但他看到了义乌市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会和地方政府竖立的一块新碑,甚感欣慰。

新碑立于2023年1月8日。老碑已经风化,放入林山寺保存。新碑一面是复刻的老碑碑文,另一面是新的碑文。老碑立于1993年9月2日,碑文为当时崇山人对这场战争灾难的记忆。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群众战争记忆“苏醒”的体现,可视为1994年崇山村发起细菌战诉讼的原点。

新碑碑文如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兴起战争受害民间对日索赔,时义乌江湾乡崇山村王达、王焕斌等重启日军细菌战鼠疫受害调查。江湾初中教师闻之撰文立碑,为日军细菌战受害地第一碑。1994年10月,王焕斌与崇山村村民委员

多年以来,以自助旅游的方式足履天涯,最令我头痛的,莫过于语言的不通。因此,每次出门,我总随身携带各种外文(如西班牙语、法文、意大利文、日文、印尼文、土耳其文、保加利亚文、丹麦文、瑞典文等等)与英文互译的字典,以便与当地人沟通。然而,从字典查单词容易,要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就煞费周章了;许多时候,还得借手势打哑语,才能勉强表达意思。

有一回,我和日胜到巴基斯坦旅行,在市面上找不到乌尔都语与英语对照的字典,结果闹出不少笑话。印象最深的一回是,我们想去逛骆驼集市,司机不谙英语,我们又不曾说乌尔都语,鸡同鸭讲,折腾老半天仍旧不得要领。情急之下,我不顾形象地张嘴模仿骆驼粗犷的叫声,可司机依然一脸茫然。这时,日胜提醒我:“你画只骆驼给他看呀!”我依言照办,司机一看,猛猛点头,踩下油门。我脑海里浮起了一个风沙迷蒙的场景,然而,让我觉得纳闷的是,车子居然驶进了闹市,而且,转入了一条人声鼎沸的巷子,正觉疑惑,司机倏地停车,口中咕哝几句乌尔都语。我探头一看,顿

雨。

我从包里取出《老人与海》。

从家中出门前,顺手放进包里的。一路上掏出来读,无所用心地温习。这是我的习惯了,每次出行,包里总装着一两本类似经典的书,它们是随行,是途中的安定。我喜欢无所用心地温习读过的书。它们熟悉、亲切,永远都是相同的开头、结束,同样的人物、情节,章节不变,句号、逗号不变……经典不是一个嘴上的词,也不是书单上的书名,不止是课

找不到落脚点了,这是钢铁、水泥、玻璃、光电、信号与数字重塑的世界,坚硬而冰冷。

然而上海的夜空

堂上的庄重,读书会上的深情,它是熟悉的熟悉,亲切的亲切,不刻意,却温习出新意、新情、新艺、新语……它层出不穷。

生活里,你规规矩矩地努力,却可能被伸来的脏手剥夺了去,书的温习,安安定定,每一条鱼都归你的心情、精神,哈瓦那的灯火总在不远处。

哈瓦那灯火是《老人与海》中最亮的灯火。

它的确是一个老人出海打鱼的故事。当老人在故事中出现的时候,运气已经很不好了。那个五岁就第一次跟着老人出海打鱼的小孩,因为老人运气不好了,他的父母不让他再跟老人出海,而是上了另外一条运气不错的船。

可是小孩想跟着老人。他总是来看望老人。他喊老人的声音是那么好听:“桑提阿果伯伯!”他帮了搬回钓绳,行走拖钩和渔叉,卷拢裹着桅杆的船帆。给老人送一张报纸、一杯咖啡,说说老人最喜爱的棒球赛,扬基队、印地安人队、底特律猛虎队,大球星狄马吉欧,海上的洋流和天气,一起打到的鱼,一锅就着鱼吃的黄米饭,小孩说:“桑提阿果伯伯,我请你上餐馆喝杯啤酒吧!”也贫穷的孩子,像

验。日军86联队军医林笃美战时日记及战后回忆录记录了调查班的活动,以及日军为其部队的安全,焚毁崇山村的经过。

特立此碑,警钟长鸣,教育后代,铭记历史,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

以上碑文由本人起草,经过遗属会理事们三天激烈讨论,最终采纳通过。新碑归纳了老碑立起来以后地方上细菌战调查和诉讼经过,以及中日两国民间共同合作取得的成果。

当年4月,我赴东京参加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年度大会。会议的主题演讲题目是“崇山村鼠疫与日军细菌战”。在场很多日本人都是1995年起到村子调查的日本民间和平团体人士、律师,他们都曾经到老碑前向受害者致哀。

松野君今年来到崇山村时说,义乌陈列馆第一馆展示的就是中日民间共同合作的细菌战诉讼。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的相关展览中看到这样的场景。义乌是一个向世界敞开胸怀,具有国际视野的地方。(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

十日谈

80年:追忆、追问
责编:刘芳 沈月明

拆除藩篱

(新加坡)尤 今

时笑到岔气——那竟是一排卖鸡的摊位!他居然把我画的骆驼看成了鸡!从未想过,自己的画技竟是如此拙劣!

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又使出浑身解数,画了几只骆驼,他一看,以手猛拍额头,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我心中暗喜:嘿,总算修成正道了。谁知车行不久,他又停下,示意我看,哎呀,居然是一家鸟店!我画的骆驼,竟成了他眼中的飞鸟!诸如此类的乌龙事件,屡见不鲜,导因就在于双方语言不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年,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旅行,虽然对于当地的第一语言(阿拉伯语)和第二语言(法语)一窍不通,然而,我仿佛长了一双翅膀,处处畅行无阻;甚至无需他人翻译,我也能与当地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我倚赖的,是人工智能翻译器,再配合谷

天使一样在老人身边奔来走去,给了孤单的老人无比简易却绵延无限的温暖。

可是现在老人是独自在大海上。神秘的大鱼拖着老人下在海里的鱼绳,从白天到深夜又至白天,老人被鱼拖着走。

开始是老人和一条大鱼之间的艰难和耐心。后来是老人、大鱼与一群群鲨鱼之间的撕咬和击杀。

海明威本身是一个杰出的大海钓者。他有足够的细节记忆和经验感觉,写得无比细腻,惊心动魄。他有罕见的硬汉柔情。

惊心动魄中的老人总是想起那个没有跟着他上船的孩子。

“要是孩子在船上就好了。”哪怕帮他拉一下钓绳,哪怕给他递一下水,哪怕给他说说棒球赛和狄马吉欧。小孩是他的肩膀,是他的咖啡,是他的黄米饭,是他的另一只手和腿,是他的哈瓦那灯火。他真想小孩。

可是他是一个人。

他白天黑夜地自言自语。这应当是最自然、最真切、最丰富、最绵延不断、唠唠叨叨、却又是最不啰唆和重复、最不枯燥的文学中的自言自语。最是生命的声音!

老人的所有自言自语

歌图像功能,双管齐下,无往不利。到餐馆点菜,我可用翻译器清楚表达对烹饪的各种细节要求,交由服务员转给厨师。比如:“请为我烤一条全鱼,保留鱼头和鱼皮,内脏清除干净。”点牛排时,则说:“煎七分熟,不要见血。”点鸡时强调:“微辣,千万别放孜然。”不论什么要求,透过翻译器,总能如愿。这在以前来说,不啻是痴人说梦呀!

然而,翻译器也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偶尔也贡献点笑料。有一次,在旅馆附设的餐厅用餐,刚坐下,服务员便趋前问了一个问题,我听不懂,她在手机上写了一句阿拉伯文,翻译器显示的中文竟是:“你拥有多少栋房子?”我一愣,心想:“哎呀,我又不是超级富豪,怎么可能拥有几栋房子!再说,她又岂能问我这么私人的问题?”鼓捣了老半天,原来她问的是:“你的房号是多少?”哈哈!

在这家旅馆住了好几天,大家熟络了,服务员透过翻译器问我:“我听说新加坡国富民安,你能不能帮我在那儿申请一份工作?”

嘿嘿,她居然用翻译器来求职!

这翻译器,真是个好神器啊,它帮助世界人民拆除语言藩篱,人人心声相通,和谐共处。



简吐已吞春香



卖油郎倾慕花魁
王美娘醉酒呕吐

受吐(设色纸本)朱 刚

里都有他自己喊自己的声音:“桑提阿果伯伯!”

他最会给自己打气,拽住自己,所以他最后能神话般地把自己的一条真正老命搬回到岸边,回到棕榈叶搭起的窝棚家中,躺下睡着,梦见狮子。

终究,都要学会自己当自己的小孩,自己喊自己:“桑提阿果伯伯!”

开得不急速的火车快到了。我发了个信息给女儿:“繁繁,我们快到机场了,你放心!”

我们不能让小孩不放心,过两天,她也独自回到她的生活里。

谁都在海上,都是一条小船,都得把钓绳紧紧勒在肩上,自己对自己说话。

老人总想念的小孩叫曼诺林。

我总是会愉快地想,有机会温习这样的书多好!也许比老人孤单无援搏斗的时候吃一块生鱼肉更重要。吃一块生鱼肉当然也很重要,不然他的返航会更精疲力尽。

和父亲乘凉

赵玉龙

回老家,晚饭过后,父亲坐在院子里,一张骨牌凳,一把蒲扇,我躺在一张藤椅上,我们一起乘凉。突然觉得,从前像这样待在一起,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像此刻一样,能够有闲暇,来充分地享受生活,能够有时间来关注彼此,能够像这样一起坐下来,哪怕什么话也不说?

现在,我躺在藤椅上乘凉,休息,泡一杯荒山野茶,和父亲一起,品茗夜谈,仰望星空,赏月抒怀,或者一起静静发呆。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更像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生活,仿佛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本源。不知是谁曾说过:“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现在,有多少人,因为工作,忽略了生活本身。工作不是我们的全部,它仅仅是我们谋生的手段。

想起小时候,父亲常常在辛勤的劳作后,在那张藤椅上酣畅淋漓午睡的情景。我当时就觉得,父亲在那一刻是非常坦然、幸福的。辛勤劳动,然后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余华老师曾说过:“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